

2026年“最美教师”⑤

郭绍青

以数字之笔答教育公平之卷

西北师范大学教授



在甘肃省会宁、天祝的乡村学校，当数字通信卫星把城市优质课程送进教室，屏幕里名师授课，屏幕外学生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。那一刻，郭绍青确信：技术不只是工具，更是打破地域壁垒、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武器。这个1999年曾被视为“天方夜谭”的设想，从此把他的学术生命与西部乡村、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紧紧系在一起。

郭绍青执教于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。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奠基人南国农先生1953年在此播下教育技术学科的种子，留下“西部、民族、农村、远程”8个字。郭绍青从先生手中接过旗帜，也接过“让技术的光芒照进每一个偏远角落”的使命。

郭绍青深知，教育的关键在教师。2002年至2008年，在中欧甘肃省基础教育项目中，他设计“教师学习资源中心”，利用数字卫星下发资源，支持乡村教师自主学习与合作研修。在天水市秦安县一所偏远中心小学，他围着火炉、煮着罐罐茶，与老师们研读教材、打磨教案、反思教学。

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郭绍青冒着山石滚落的风险，深入青川、北川等重灾区帮助劫后余生的教师。他带领团队实施网络混合研修，为5000多名灾区教师送去重建家园、重燃希望的力量。

从农村中心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，到教育部-联合国儿童基金会SMILE项目；从研制《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到提出“互联网+”师范院校支教服务模式并被采纳为省级“厅长突破项目”，郭绍青推动城乡教师跨越时空阻隔，结成学习共同体。他常说：“写在一线教育大地上的科学研究是真实的，是有底气的。”

郭绍青的目光也投向乡村科学教育。面对乡村学校科学师资短缺、实验设备匮乏的困境，他提出运用智能学习中心构建乡村科学教育新生态，带领团队开发基于知识图谱、能力图谱的科学课程平台。开发“比较水的多少”课程时，他要求增设虚拟实验，改用家家都有的矿泉水瓶，让孩子装水、画线、比瓶数，探究多与少。这套方案已经在众多乡村学校落地生根，惠及近万名学生。

作为教育技术人，郭绍青要求自己的课堂成为教改试验田，2004年引入Moodle课程平台，2008年实施线上学习与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教学改革。从小组合作学习到项目式学习，从研究性学习到人机协同，他不断探索，引导学生在深度学习中获得知识与能力。

郭绍青还带领跨学科团队提出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“中间件”理论，界定“智慧教育”与“智能教育”概念边界，构建“人机协同教学层次理论框架”。他与企业合作研发的教师智能学习平台服务学校1600余所，合作研发的人工智能教育一体化服务系统赋能全国近3000所学校。

四十一载深耕，他获得省部级荣誉17项，推动建立全国首个“智能教育二级博士点”，培养了130余名“懂技术、懂教学、有情怀”的博士硕士研究生。

从卫星通信到人工智能，从实践深耕到理论构建，郭绍青把研究活动融入西部大地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乡村课堂里学生的笑脸和自信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师之美——不仅美在学识，更美在情怀、美在奉献，美在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。

崔玉秋

最美的教育，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

龙沙区龙沙小学教师
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



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，家长常说：“把孩子交给崔老师，我们一百个放心。”

从1990年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龙沙小学，崔玉秋在讲台上一站就是36年。她扎根一线，用爱与智慧为一代代学子“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”。

崔玉秋深知低年级孩子像一张白纸，教育教学中秉持“丝贵初染”理念。看到学生踩着同学掉落的文具盒走过，她蹲下身带学生讨论“文具盒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课桌上”，让团结互助在平等交流中生根；发现孩子因尿裤子满脸通红，她用“水瓶子怎么弄洒了”的善意谎言守护孩子自尊。

崔玉秋不只是教师，更是“妈妈”：每天清晨给每个孩子拥抱，傍晚等最后一个孩子被家长接走；午饭时留意挑食和生病的孩子，悄悄多添一勺热饭。班里学生患肾病综合征，她带头捐款；得知一位单亲妈妈生病了需要做手术，她便把孩子带回家照顾……在她眼中，没有“差生”，只有需要更多关爱的孩子。

面对多次提干机会，崔玉秋因舍不得离开那群可爱的孩子，一次次婉拒；即便曾突发不适被紧急送医，稍有好转便重返讲台。

在教室里，崔玉秋把课堂变成了“游乐场”。为了让学生理解抽象的“米”，她和孩子拿着卷尺走到操场，在阳光下奔跑、测量，亲手触摸“1米”有多长。她坚持15年“每日新闻播报”，由孩子讲述国家大事和社会热点，用稚嫩的声音讨论大千世界。一次，一个男孩攥着小拳头认真地说：“崔老师，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！”那份朴素的爱国情怀和强国志向，借助一次次活动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。

崔玉秋还组织学生拍摄微电影《让每一颗心都快乐》，让他们在实践中收获喜悦与成长。她带学生走进和平广场，在革命英烈手印墙前，把小手轻轻贴上去，与英烈的手印重合，让历史有了触手可及的温度。她还把课堂延伸到社会，带学生走进机床厂、120急救中心等场所，将社会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。

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优秀，一群人的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。作为教育部首批“国培计划”双名领航工程名师，2019年省级“崔玉秋名师工作室”成立，一批批青年教师从这里走出来。她还受聘为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特聘教授、兼职研究生导师，为小学教育专业本硕学生开设课程，把数十年一线经验倾囊相授。

崔玉秋的引领作用也延伸到了几千里外的新疆喀什地区。2019年夏天，46岁的崔玉秋作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援疆团一员走进喀什，她不顾舟车劳顿，一周内为当地800多名教师开展高强度培训。回到齐齐哈尔后，她开启“云端帮扶”，喀什老师微信咨询，她总是秒回。2023年，她再次主动请缨重返喀什，带去了更成熟的教育理念。

上海多所学校曾开出高薪邀请崔玉秋留沪执教，被她婉言谢绝：“我的根在这里，我的学生在这里，我的教育情怀在这里。”36年，13140个日夜。崔玉秋把青春献给了讲台，把爱心献给了学生。她是黑土地上的播种者，用行动证明了最美的教育在距离孩子最近的地方。

章振乐

以田为书育新人 以劳为魂兴乡村

团总校长、教师
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
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



清晨6点半，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七小校园还笼罩着薄雾，章振乐已弯腰在校园西侧20亩农场里查看刚抽穗的小麦。指尖沾露，裤脚带泥。这个习惯，他保持了33年，师生都叫他“劳动委员”。

章振乐的教育信仰根植乡村。1993年毕业，他奔赴富阳乡村最基层学校，一待就是15年。那些年，他见过不少农村孩子分不清韭菜和麦苗。他意识到，劳动不是教育的“选修课”，而是成长的“必修课”。

2009年富春七小开门办学，面对轻劳动的倾向，章振乐把校园周边堆满建筑垃圾的荒地改造成15亩“开心农场”。反对声中，他带着教师拔杂草、捡乱石。第一茬菜苗冒芽时，他站在田埂上说：“分数可以衡量一时的成绩，但劳动却能塑造一生的人格。”

从此，农场成了最热闹的课堂。四年级“跟着节气种小麦”项目，从立冬到芒种，近200天，学生写下80篇观察日记、100余份调研报告。当自己种的小麦磨成面粉，做成第一锅五角馒头，有孩子咬了一口就哭了：“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馒头。”

章振乐推出“12岁前应完成的30件事”，让玩泥巴、爬树、找昆虫、野外探究重回童年；打造“劳动红”党建品牌，把思政课堂搬到田埂上……一系列活动和课程让“手中有活、眼中有光、心中有爱”成了富春七小学生的鲜明标识。

劳动教育是“慢”的艺术，为此章振乐带领团队构建阶梯式、全融合、可追踪模式，让学生6年完整亲历播种、养护、收获、加工、分享全流程；打造“三群六十课”课程矩阵，60余门项目化课程推动劳动与语文、数学、科学、艺术、思政等学科融合，而“数字化劳动画像”记录下孩子6年的劳动轨迹。

系列创新为学校赢得诸多荣誉，但章振乐没有停留于一校精彩，他牵头组建富阳区新劳动教育联盟，从首批33所学校到全域推进，建立覆盖全学段的体系，并以教育联盟的方式带动全国近20个省份、500余所学校同步实践。

劳动教育不能关在校园里做，章振乐推动富阳区将新劳动教育纳入区域教育发展顶层设计，构建政府主导、学校实施、社会参与、家庭支持的机制。全区建成52个劳动教育实践基地，牵头实施“100个劳动体验精品村、1000个劳动体验示范农户”工程。每年，除全区3—8年级近4.4万中小學生入基地和农户参加劳动外，他还推动以24个乡镇为单位开展的“亲近传统文化，感知节气之美”系列活动，师生编写的《大地上的劳作：24节气亲子书》成为许多家庭亲子劳动指导手册。

章振乐曾赴西藏、青海、新疆等地支教，他的劳动教育理念影响了当地教师。一位藏族老师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以前我们总觉得劳动就是干活，现在才知道劳动里藏着这么多育人的道理。”这些年，章振乐的脚步走遍全国20多个省份，开展500余场公益讲座与送教活动，牵头构建省、市、区三级名师工作室，成为乡村教师成长的“孵化器”。

2025年末，章振乐去家访，家长说女儿的运动鞋一个多月就得磨坏一双，但坚持送她到富春七小，只为让孩子“快乐学习，健康成长”。章振乐回答：“看到孩子在校园里幸福健康地成长，学会感恩、懂得责任、增长智慧，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”

彭艳峰

以爱育爱 以德立身

教师
江西省萍乡中学



“朵拉老师”是江西省萍乡中学的学生对彭艳峰的称呼。这个称呼里，藏着彭艳峰19年的教育时光：从自卑内向的农村姑娘到自信乐观的幸福教师，从青涩教坛新人到学生心中无所不能的“朵拉老师”，曾经被他人照顾的小姑娘最终成为照顾别人、撒播爱的人。彭艳峰说：“当一个人把爱给了‘大家的孩子’，他便拥有了更多‘自己的孩子’。”

彭艳峰曾受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照顾多年，她一直心怀感恩，那段温暖的经历也促使她选择了教师职业。成为教师后，彭艳峰把这份爱落在了对学生的陪伴里。

学生小凤母亲罹患白血病，家庭陷入困境，彭艳峰第一时间关怀鼓励。小凤母亲离世后，她组织学生写暖心书信并驱车探望；一名留守学生因长期缺少父母陪伴而性格孤僻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她便把学生接到家中照顾饮食起居，一个多学期的朝夕相伴，孩子变得活泼开朗，成了班级的“开心果”；毕业10多年的学生玥莹，每年准时为她送上生日祝福……这些跨越时光的师生情，是“朵拉老师”最温暖的注脚。

彭艳峰秉持“亲其师，信其道；信其道，才能乐其学”的理念，凭借赤诚与真心一路坚守。2007年在结束教学实习时，10余名学生主动向校长请求让彭艳峰留下任教；她深入研读新课标，精准把握重难点，鼓励学生大胆开口、自信表达；她曾接手两个英语基础薄弱、氛围低迷的班级，细致摸清学情，量身定制辅导方案，用趣味化、生活化教学点燃学生。短短半年，两个班级的英语成绩从年级倒数一跃成为年级第一、第二，不少学生从“怕英语”变成“爱英语”。

作为资深班主任，彭艳峰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心理学，做学生心灵的守护者。2015年，她接手一个基础薄弱的班级，班上一个女生因成绩差、家庭重男轻女而极度自卑。彭艳峰多次与其谈心，营造包容友爱的班级氛围，引导学生关心帮助她。在温暖的集体里，这个女孩逐渐开朗自信，主动服务班级。

为了让学生正视自我，接纳自我，彭艳峰还组织“同书会”，在阅读与交流中滋养学生的心灵、凝聚班风，让班级始终充满温暖、向善向上。

这份双向奔赴的师生情，在2018年6月16日得到了最动人的印证。那天，彭艳峰带了两年的学生即将毕业，已在其他年级任教的彭艳峰婉拒学生邀请，却被几个学生拉进教室。一进门，全班起立，齐声说：“彭老师，您辛苦了！感谢您两年的陪伴，我们爱您！”彭艳峰转身看到黑板上写满真挚的话语，幸福的泪水在她眼中滑落。那一刻她深刻意识到：老师给学生爱，学生便会还老师一个温暖的“家”。

2025年因工作调整，彭艳峰从萍乡三中来到萍乡中学，她不仅担任高一年级16班班主任，还肩负学校政教处管理工作。她以空杯心态迎接挑战，主动向资深教师请教，观摩优秀课堂，研究优生学习特点与成长规律，重新打磨教学设计，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学习方案。期末考试中，学生英语成绩进步幅度位居年级最前列，班级整体成绩也实现大幅度提升。

十九载风霜雪雨，十九载春风化雨。彭艳峰在给予中收获，在忙碌中幸福，在挑战中成长。她以爱育爱传美好，以德立身照初心。师德之光，终照成长之路。

斯郎平措

雪域守初心 牧区育桃李

坝县马武乡小学校长
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



在藏东高海拔雪域，最稀缺的是氧气，最珍贵的是照亮孩子前路的光。斯郎平措从2006年至今，扎根边坝高海拔偏远乡镇教育一线，从教师到校长，岗位在变，但他对牧区孩子的关爱从未变。

刚参加工作，23岁的斯郎平措在边坝县边坝镇人民政府负责控辍保学工作。他骑摩托车穿梭崎岖山路，给家长讲解教育的重要性。为说服一个家长，他常常要在山路上往返数趟。最终，30余名濒临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学校。

在边坝镇多许村教学点，学生中午无法回家，只能自带干粮。因为怕环境太差，没人能长期坚持，学校原考虑教师一学期一轮换，斯郎平措主动请缨：“我是党员，让我留下！”这一守，就是3年。他带着老师把宿舍当临时食堂，开垦校园菜地，轮流给孩子做饭。最寒冷的冬季，简陋的食堂里始终冒着热气。随着到校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村长自发组织村民修建从公路边到教学点的土路。当地政府迅速派驻后勤人员、配备设施，这里成为坝县首个拥有正规食堂的教学点。

调到边坝镇小学任教务主任后，斯郎平措规范课程设置，组织常态化教研，探索适合高海拔牧区孩子的教学方法。对基础薄弱学生，他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辅导，还准备小礼物作为鼓励。慢慢地，主动找他辅导的学生从几人增加到40余人，学校学风焕然一新。

加贡乡小学海拔4000余米，当时教学成绩全县末尾，硬件匮乏、师资薄弱。斯郎平措到任后，多方奔走对接电力部门，争取2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购置7千瓦微型水力发电设备，4名男教师历时2个月才完成微型水力发电设备的搭建。通电当晚已是深夜11点，灯泡亮起，全校师生激动不已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此后，冰箱得以使用，食材保鲜难题解决，晚自习也能正常开展。

马武乡小学海拔4100余米，教学成绩处于全县下游。斯郎平措到任后，结合多年经验推出特色教学周计划，制定22项学校精细化管理措施，规范日常教学和行政工作。他还关心教职工工作生活，改善办公和住宿条件。校风、教风、学风迅速焕然一新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。

加贡乡路况极差，冬季冰雪封山后更是艰险，物资采购是一大难题。斯郎平措每10天便带队前往县城采购物资。一次寒冬返程途中，突遇暴风雪，车辆无法前行，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。想到学生还在等物资，他和同事下车铲雪，手脚冻得发紫。可雪越下越厚，他当机立断，和同事背起教材、食材等必备物资，徒步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夏贡拉雪山。雪山路滑难行，他们深一脚浅一脚，走几步就要大口喘气，相互搀扶鼓励，历经数小时才回到学校。物资发放到学生手中时，看着学生纯真的笑容，所有疲惫烟消云散。

20年来，斯郎平措把学校当家，父母离世时他因忙于工作而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痛失亲人，他有过悲伤、难过，却从未后悔：“我的根在雪域高原，只要牧区孩子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，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”

从徒手建电站到徒步翻雪山，从控辍保学到精细化管理，斯郎平措把教育惠民政策转化为一个个暖心举措，让党的光辉照进雪域深处。

（本报记者刘亚文整理）